

古龙文集 03

流星·蝴蝶·剑
①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豫喜。

古龙文集 036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流星·蝴蝶·剑 / 古龙著. --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
2013.8

(古龙文集)

ISBN 978-7-80765-810-8

I. ①流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70626 号

著 者 古 龙
责任编辑 牛文丽
校版编辑 王井起
特约编辑 读客赵晨凤 读客唐正申
策 划 读客图书
版 权 读客图书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印 张 30.75
字 数 460 千
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56.00 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第十四章 图穷匕现 /1
- 第十五章 以身相代 /8
- 第十六章 阴霾逼人 /24
- 第十七章 孤注一掷 /36
- 第十八章 决战前夕 /47
- 第十九章 生死之间 /60
- 第二十章 暗夜之会 /70
- 第二十一章 借刀杀人 /81
- 第二十二章 蛛丝马迹 /95
- 第二十三章 义薄云天 /106
- 第二十四章 井底情仇 /121

第二十五章	最后一注	/129
第二十六章	远走高飞	/148
第二十七章	杀手同门	/154
第二十八章	血脉相连	/162
第二十九章	屡见杀机	/173
第三十章	邪神门徒	/194
第三十一章	绝境绝路	/205
第三十二章	同归于尽	/215
第三十三章	奇兵突出	/223
第三十四章	最后一击	/238

第十四章 图穷匕现

孟星魂还没有睡着，他心里觉得又兴奋又恐惧，又有很多感慨。

他发觉老伯并不如想象中那么难以接近，也没有他想象中那么聪明。

老伯也是个人，并不是个永远无法击倒的神。

他一生以善交朋友自豪，却不知他最亲近的朋友在出卖他。孟星魂甚至有些为他觉得悲哀。

律香川也是个奇怪的人，他表面看来本极冷酷镇静，其实心里也似有很多不能向别人叙说的痛苦和秘密。

最奇怪的是，他居然好像真的将孟星魂当作自己的朋友，非但没有向孟星魂追查质问，反而在孟星魂面前吐露出一些心事。

这令孟星魂觉得很痛苦。

他不喜欢出卖一个将他当朋友的人，但却非出卖不可。

想到小蝶时，他心里开始觉得幸福温暖。

她现在在做什么？

是不是已抱着孩子入了睡乡？还是在想着他？

想到她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守候在一个又破又冷的小屋里，等着他，想着他，孟星魂心里不禁觉得有些刺痛，有些酸楚。

他发誓，只要这件事一做完，他就立刻回到她身边去。

他发誓，以后一定全心全意地对她，无论为了什么，都不再离开她。

他想到律香川的话。

“世上根本很少有值得牺牲的女人。”

他并不在意，因为他知道律香川并不了解她，他相信等到律香川认得她的时候，对她的看法就会改变了。

只可惜律香川永远不会认得她。

孟星魂叹了口气，心里忽然平静。因为他终于有了个值得他忠实的人，而相信她对他也同样忠实。

“男人能有个这么样的女人，真是件好事。”

他平静，因为他不再寂寞。

逐渐发白的窗纸突然轻轻一响。

孟星魂立刻像猫般跃起，掠到窗前。

推开窗，他就看到乳白色的晨雾中，淡黄色的花丛后，有个人正在向他招手。

陆漫天。

陆漫天终于现身了。

孟星魂掠入菊花丛，赤着脚站在干燥的土地上，地上的露水很冷。

陆漫天的目光更冷，瞪着他，瞪了很久，才沉声道：“你已知道我是谁？”

孟星魂点点头。

陆漫天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孟星魂道：“你也应该知道我是谁。”

陆漫天又瞪了他很久，终于也慢慢地点点头，道：“你为什么到现在才来？半个月之前，你已应该在这里了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那么现在我也许在棺材里。”

陆漫天突然笑笑，道：“你很小心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我从不冒险，所以我还活着。”

陆漫天道：“其实你本不必如此小心，有我在这里照顾，你还怕什么？”

他的脸在雾中看来宛如死人，笑起来比不笑时更难看。

孟星魂心中忽然涌出一种厌恶之意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本是老伯的好朋友，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出卖他。”

陆漫天居然神色不变，淡淡道：“有些事你还不懂，这就是人生，一个人若想爬得高些，有时就不能不从别人头上踩过去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我的确不懂，也不想懂。”

陆漫天道：“高老大没有告诉你？”

孟星魂摇摇头。

陆漫天道：“你知不知道你是来做什么的？”

孟星魂点点头。

陆漫天道：“很好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动手？”

孟星魂道：“等机会来的时候。”

陆漫天道：“没有机会，永远没有，老伯绝不会给任何人机会，再等十年，也是白等。”

陆漫天道：“所以你根本不必等，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制造机会的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你要我什么时候动手？”

陆漫天道：“今天。”

孟星魂动容道：“今天？”

陆漫天道：“今天黄昏。”

他转身走出去，缓缓接着道：“有些事非但绝不能等，而且一定要快，愈快愈好！这就叫迅雷不及掩耳。”

孟星魂跟着他，听着陆漫天道：“老伯喜欢花，每个黄昏都要到园子里遛遛，看看花，这是他的习惯，几十年来从未有一天间断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他一个人？”

陆漫天道：“他从来不要别人陪他，因为他总是利用这段时候，一个人静静地思考，有很多大事都是他在这段时间里决定的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但园里一定还是埋伏着暗卡。”

陆漫天点点头，忽然在一丛菊花前停下，道：“他每天都要逛到这里才回头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这里就有暗卡？”

陆漫天道：“有，但我可以叫它没有。”

他忽然蹲下去，伸手拔一株菊花。

这株菊花竟是活的，被他一拔，就连根而起。

下面竟有个小小的洞穴。

陆漫天道：“你下去试试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用不着试，我可以下去。”

陆漫天道：“好，今天黄昏，你就躲在这里，带着你的兵器。”

他忽又问道：“你以前用什么杀人的？”

孟星魂道：“看情形。”

陆漫天道：“像这种情形呢？”

孟星魂道：“用暗器。”

陆漫天道：“什么暗器？”

孟星魂道：“够快、够准、够狠的暗器。”

陆漫天面上露出满意之色，道：“好，老伯看花的时候，常常很专心，而且，这是他自己的地盘，他绝对想不到会有人暗算他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我得手的机会有多大？”

陆漫天道：“至少有七成机会，除非你——”

孟星魂打断了他的话，道：“七成机会已足够，通常有五成机会时，我已可以下手。”

陆漫天道：“听说你从未失手过。”

孟星魂淡淡地一笑，道：“问题并不在有几成机会，而在你能把握机会，若是真的能完全把握住机会，一成机会也已足够。”

陆漫天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微笑道：“看来我并没有找错人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你没有。”

陆漫天道：“你还有什么问题？”

孟星魂道：“我什么时候来？来的时候是不是绝不会有人看到？”

陆漫天笑道：“问得好。”

他将拔起的菊花又埋下，才接着道：“这里晚饭开得很早，开饭时会有铃声，那时你无论在哪里，一听到铃声，就立刻要赶来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立刻？”

陆漫天道：“立刻！连一眨眼的工夫都耽误不得，我只能负责在那片刻

间绝不会有人看到你。”

他一字字接着道：“你若耽误了，非但误了大事，你自己也得死！”

孟星魂擦净了脚上的土，又躺回床上。

现在一切事都已决定，只等着最后一击，就好像龙已画成，只等点睛。

事情的发展非但远比他想象中快，而且也远比他想得容易，他本该很满意才是。

但也不知道为了什么，他心里反而有些不安，总觉得这件事好像有点不对。

究竟什么地方不对呢？他自己弄不清楚。

一切事的安排都很妥当周密，也许只不过安排得太容易了些。而且是别人替他安排好的。

他做事一向都由自己来安排决定，从没有人替他出过一分力。

他从不愿将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手上。他更不愿太信任陆漫天。

“但这件事的主谋本来是他，想杀老伯的也是他，他完全没有理由出卖我，我更没有理由怀疑他的。”

孟星魂只有尽量使自己安心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别的事可做。他只有等，等到黄昏——

正午。

老伯在午饭的时候，总喜欢找几个人来聊聊，他认为在这种闲谈中非但能发现很多事，也能决定很多事。

能跟老伯吃饭的人，定然都是他很接近、很信任的朋友。

今天却有个例外。

孟星魂居然也被请到他午饭桌上。

老伯吃得很简单，午饭通常只有四菜一汤，而且是很清淡的菜。

他认为老年人不能吃得太油腻。

但今天也是例外。

今天桌上居然多了一只鸡，一碗肉。

老伯微笑着道：“年轻人都喜欢吃肉，我年轻时也喜欢吃肉，吃肉才有

劲，两天不吃肉，我做事就会觉得提不起精神来。”

孟星魂在吃肉，他绝不客气。

老伯看着他，目中带着笑意，忽又道：“你以前在船上的时候，伙食好不好？”

孟星魂道：“还不错。”

老伯道：“做菜的厨子一定也是南方人吧！我总觉得南方菜比北方菜精致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我们那条船上厨子有三个，只有一个姓吴的是闽南人，其余两个却是不折不扣的关东大汉，所以我们吃的南方菜、北方菜都有。”

他面上虽不动声色，心里却在捏着把冷汗。

他发觉老伯在这短短半天中，一定已将“秦中亭”的底细调查得一清二楚。若不是高老大给他的数据极为完整，他此刻已露出马脚。

老伯问得虽轻描淡写，但只要他答错一句话，就休想活着吃完这顿饭。

孟星魂一句话也没有答错。

他吃完这顿饭。但这顿饭吃得并不舒服，他简直不知道吃的是些什么，只觉裤裆凉凉的，好像已被冷汗湿透。

律香川坐在他旁边一直很少说话，直到吃过饭走出门，走上菊花丛的小路，才微笑道：“老伯刚才叫我带你到四处看看，你懂得他的意思吗？”

孟星魂摇摇头，最近他好像常常摇头，他已学会装傻。

律香川道：“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从此你差不多就是我们的自己人了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差不多？”

律香川道：“只差一点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哪一点？”

律香川道：“你还没有为他杀过人。”

他笑笑，接着道：“但是你不必着急的，这种机会随时会有。”

孟星魂也笑笑，道：“却不知哪种机会比较多些？是杀人，还是被谋杀？”

律香川沉默了半晌，笑得已有些苦涩，缓缓道：“不是杀人，就是被杀，有些人他本来简直以为他永远不会死的，但忽然间，他却被人杀了，

到那时你才会想到，杀人和被杀的机会原来一样多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你本来是不是从未想到孙剑也会被杀？”

律香川脸色变了变，道：“你知道他？”

孟星魂道：“孙剑被杀的事，在江湖中早已不是秘密。”

律香川长长叹了口气，苦笑道：“不错，这是十二飞鹏帮最光荣的战绩，他们当然唯恐别人不知道。”

孟星魂目光闪动，道：“易潜龙叛变的事，也已不是秘密。”

律香川又沉默了半晌，冷冷道：“他没有叛变，他不是叛徒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不是？”

律香川冷笑道：“他还不配做叛徒，做叛徒要有胆子，他只不过是个懦夫，是个孬种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孬种？”

律香川道：“他本是老伯最信任的朋友，但他知道老伯有危险时，立刻就溜了，带着老伯给他的几百万家财溜了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你们为什么不去找他？”

律香川道：“我们找过，却找不着，据说他已溜到海外的扶桑岛上，他老婆本是扶桑一个浪人的女儿。”

第十五章

以身相代

孟星魂道：“这么说来，现在老伯的朋友好像已没有朋友了。”

律香川淡淡道：“你现在是不是已觉得这一注押错了？”

孟星魂笑了笑，道：“问题并不在朋友多少，只在那朋友是否真的是朋友。”

他目光却注视着远方，慢慢地接着道：“有些朋友多一个却不如少一个好。”

他看着远处一座小桥，陆漫天往桥上走过。

律香川没有看到。

这时是午时三刻，距离黄昏已不远了。

午后某时某刻。

一片乌云掩住天色，天阴了下来。

风也更冷了。

一个青衣人拉起衣襟，压低帽檐，低着头，匆匆走过小桥，小桥尽头的竹林里，有三间明轩。

窗子是开着的，陆漫天正坐在窗口，手里提支笔，却没有写什么，只是对着窗子发愣。

灰衣人没有敲门就走进来，窗子立刻落下。

窗子落下后灰衣人才将头抬起，露出一张平凡朴实的脸。

只看这张脸，没有人能看得出他是叛徒。

所以没有人会想到冯浩是叛徒，陆漫天回头面对着他，道：“一切都已照计划安排好了，他已决定今天黄昏时动手。”

冯浩面上虽露出满意之色，却还是追问了一句：“你看他会不会临时改变主意？”

陆漫天道：“绝不会，高老大的命令他从不违抗，何况……”他嘴角泛起一丝恶毒的笑意，缓缓接着道：“他也没有这么聪明。”

冯浩又笑了，道：“不错，这计划的重点他当然想不到，无论谁都不会想到的。”

午后某时某刻。

天色阴沉，花园中异常平静。

孟星魂和律香川准备回去。

他们已走过很多地方，几乎将这花园每个角落都走遍。

走过之后，孟星魂才发现自己什么也没有看到。

他看到很多花、很多树，但他能看到的只不过是这些，对这里所有的一切他还是和没有看见时完全一样一无所知。

他还是不知道这里究竟有多少人，暗卡是如何分布的，卡上的人什么时候换班，老伯究竟有多大势力。

陆漫天至少有一句话没有说错！

“老伯绝不会给任何人杀他的机会。”

若不是陆漫天出卖了老伯，孟星魂也许真的没机会杀他。

没有人能揣测老伯的实力，也没有人猜到他的想法。

孟星魂心里忽然有种奇怪的想法。

他不知道自己若是做了老伯的朋友，情况是不是比现在愉快得多？

老伯虽然可怕却不可恶，也不可恨，有时甚至可以说是个很可爱的人，世上有很多人都比他更可恨，比他更可恶。

至少陆漫天就是其中之一，这人简直可杀。

孟星魂忽然发觉自己要杀的若是陆漫天，情况一定比现在愉快得多。

花园中实在很静，四下看不见人，也听不见声音。

这地方的确就像个坟墓，也不知埋葬了多少人的生命。

园外隐隐有铃声传来。

铃声单调嘶哑，极有规律。

律香川忽然停下脚步凝神倾听。

他刚开始听了没多久，老伯就已自花丛后转出来，道：“你听出了什么？”

律香川道：“外面有个卖药的人在摇铃。”

老伯道：“还听出什么？”

律香川道：“他摇的是个已用了很久、上面已有裂痕的铜串铃。”

老伯道：“还有呢？”

律香川道：“他距离这里还有二三十丈。”

老伯道：“你去叫他进来。”

律香川道：“是。”

老伯道：“他若不肯来，你就杀了他！”

他声音冷淡而平静，就像吩咐别人去做一件很平常的事。

律香川也没有再问，就转身走了出去。

他从不问“为什么”，也不问这种做法是错，是对。

他只知执行老伯的命令。

孟星魂目中却不禁露出惊异之色，他发觉人命在这里似已变得贱如野狗。

老伯目光移向他，似已看透他的心，忽然道：“你是不是在奇怪我为什么要他这样做？”

孟星魂点点头。

在老伯的面前，你最好还是莫要隐瞒自己的心事。

老伯道：“他刚才已听出了很多事，这在一般人说来已很难得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的确很难得。”

老伯道：“但他还有很多事没能听得出来，你呢？”

孟星魂笑了笑，道：“我还不如他。”

老伯盯着他，过了很久，才缓缓道：“那卖药的人一定武功不弱。”

孟星魂忍不住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老伯道：“因为他要走一段很长的路才能到这里，但他的手还是很稳。”

那铃声的确稳定而有规律。

孟星魂道：“普通的卖药人，也决不会走到这种荒僻的地方来。”

老伯道：“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一点。”

孟星魂道：“不是？”

老伯道：“他也许是因为迷了路，也许是想到这里来碰运气。”

他笑了笑，接着道：“江湖中有很多人人都知道孙玉伯一向都很喜欢交朋友。”

孟星魂沉吟着，道：“但这卖药的人却不是为此而来的？”

老伯道：“绝不是，他摇铃摇得太专心，而且铃声中仿佛有杀机。”

孟星魂动容道：“杀机？”

老伯道：“一个人心里若想杀人时，无论做什么都会露出杀机，那只摇铃的手上有杀机！”

园外铃声已停止。

孟星魂只觉老伯的目光锐利如尖刀，似已刺入他心里。老伯难道已看出了他的杀机？

没有。

因为他并不是真的自己要杀老伯，他心中并没有愤怒和仇恨。

杀机往往是随着愤怒而来的。

孟星魂的心里很平静，所以脸色也很平静。

老伯又笑了笑，道：“这种事你现在当然还听不出来，但再过几年，等到有很多人要杀你，你随时随地都可能被杀时，你也会听出来的。”

他笑容中有苦涩之感，慢慢地接着道：“要听出这种事不止要用你的耳朵，还要用你的经验。只有从危险和痛苦中得来的经验，才是真正可贵的。”

这种经验就是教训，不但可以使人变得更聪明，也可以使人活得长些。

孟星魂望着老伯面上被痛苦经验刻画出的痕迹，心中不觉涌起一种尊敬之意，忍不住道：“这些话我永远都会记得的。”

老伯的笑容逐渐温暖开朗，微笑着道：“我一直将律香川当作自己的儿子一样，我希望你也是一样。”

孟星魂低下头，几乎不敢仰视。

他忽觉得站在自己面前的，是个高不可攀的巨人。而他自己却已变得没有三尺高。

他忽然觉得自己龌龊而卑鄙。

就在这时，律香川已走回来，一个穿着灰衫的人跟在他身后，身后背着药箱，手里提着串铃。

孟星魂全身的肌肉忽然抽紧。

他永远没有想到这卖野药的郎中竟是叶翔。

最近已很少有人能看到叶翔，现在他却很清醒。

他清醒而镇定，看到孟星魂时，目光既没有回避，也没有任何表情。

他就像从未见过孟星魂这个人。

孟星魂却要等很久才能使自己放松下来，他第一次真正觉得自己的确有很多事不如叶翔。

他更想不出叶翔是为什么来的。

老伯显然也不能确定，所以微笑着道：“你来得正好，我们这里正需要一位郎中先生。”

叶翔也在微笑着，道：“这里有病人？”

老伯道：“没有病人，只有受伤的人，还有些死人。”

叶翔道：“死人我治不了。”

老伯道：“受伤的人呢？想必你总会有治伤药！”

叶翔道：“不会。”

老伯道：“你会治什么病？”

叶翔道：“我什么病都不会治。”

老伯道：“那么你卖的是什么药？”

叶翔道：“我也不卖药，这药箱里只有一罐酒和一把刀。”

他面上全无表情，淡淡地接着道：“我不会治人的病，只会要人的